



聚焦第十三届全国优秀
儿童文学奖

勾勒一幅当代北京城的生动图景

——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周敏

□本报记者 宋 吟

记者：《胡同也有小时候》这部小说以寄居在大姑家的小学生侯森森的视角展开，讲述了表哥、老刀、小叶子三个人的故事，三个故事分别独立又形成嵌套结构，共同呈现出北京胡同里的市井生活图景。可以讲这篇从灵感浮现到立意构思及至落笔完成的过程吗？您为完成这部作品做了哪些准备？

周敏：这部小说从最初和编辑沟通、立项，到最终完成出版，经历了三年左右的时间。创作灵感的浮现，可以说是“多源头”的。从学生时代到参加工作、成家立业，我在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很多年，对其中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非常熟悉，同时也有着深深的亲近感。我想，如果缺乏这种长时间、零距离的亲密接触，就很难把故事写得生动鲜活。除去过往亲身经验这块“基石”外，在动笔之前，我还多次去什刹海地区搜集素材，这是创作灵感的另一个主要源泉。书中关于银锭桥、烟袋斜街、后海早市、钟鼓楼广场、会贤堂旧址、鹁儿李记饭庄等地的景物描写和情节展开，均与此有关。顺便说一下，很多师长、朋友都曾提到，他们非常喜欢这部小说的名字，认为它灵动而充满童趣、诗意，还问我如何想出这个书名的，我只得据实回答——说来有些惭愧，《胡同也有小时候》的定名过程非常简单，我偶然想到，出版社当即认可，纯属一次未经过多推敲的“随机事件”。

记者：这部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北京的胡同里，还出现了钟鼓楼、后海、银锭桥、广化寺等具有北京特色的地理空间，在表现人物时也呈现出许多颇具北京特色的生活习性。小说的叙事节奏缓慢、耐心，富有“老北京”的生活气息。北京作为大都市在不断发展，“京味儿”是否也发生了变化？如何通过小说来呈现这座城市的气质？

周敏：《胡同也有小时候》确实是一部充满“京味儿”的小说，是比较典型的京味儿童文学作品。这种特点既体现在故事情节发展的空间，主要是北京的核心区域——城市中轴线上的什刹海一带，也体现在书中人物的对白中有不少地道的“北京话”，具有典型的“京腔京韵”特点。除此之外，“缓慢、耐心”的节奏也烘托出老北京文化中独有的慢条斯理的从容感。

今天的北京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选择到这座古老的城市发展、定居，成为所谓的“新北京人”。新鲜血液的注入增添了古都的活力，也丰富、改变着“京味儿”的内涵。不少流行语加入了北京话的语言库，成为京城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日常交流时的“新宠”。在



周 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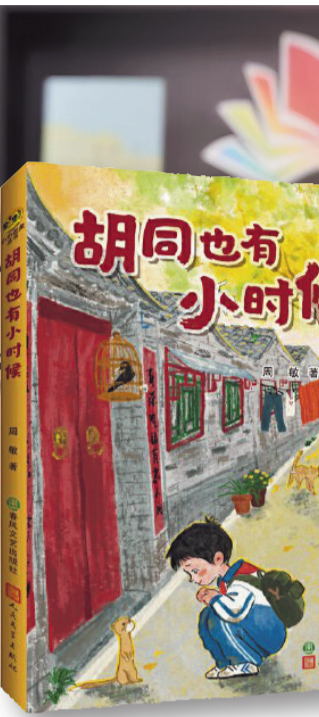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节奏方面，北京近些年更是逐渐加速，展现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应有的快节奏。

在这部小说中，随处可见新老“京味儿”交替现身、碰撞融合的场景。讲究传统规矩的老刀，紧跟时代潮流的表哥，以及代表着未来的侯森森和小伙伴们纷纷登场，通过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为广大读者勾勒出一幅当代北京城的生动图景。

记者：这部小说除了主要人物，还出现许多其他人物，有的人物或许着墨不多，但他们的存在令故事更耐人寻味。每个故事都像侯森森成长过程中的“一堂课”，或许他还不能完全理解大人，但这样的困惑启迪了他，让他开始思索。对于人物塑造，您是如何构思的？

周敏：毫无疑问，金大娘是一位对侯森森的成长具有启迪作用的人物。除了在“小叶子的故事”中直接安慰和开导他，她那种果敢的行事风格和倔强扶弱、仗义执言的个性，也对这位少年人生观、世界观的塑造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这个人物的原型，是我以前居住的大杂院中一位“对门阿姨”。她是地道的“老北京”，快人快语，讲着一口清脆、动听又透着股俏皮劲儿北京话，遇到街坊四邻有困难，必定主动出手相助，而且从不求回报，很有点“侠女风范”。虽然离开那个小院已经20余年，我还是会时不时想起这位阿姨的音容笑貌。在构思《胡同也有小时候》时，我很自然地就把她放进了人物原型的列表中。

陆小樱是典型的“北京大姐”，有主见，有担



《胡同也有小时候》，周敏著，春风文艺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4年9月

当，敢想敢干，说话“嘎嘣干脆”，办事儿雷厉风行，因为成长过程中出现某种程度的蜕变，她让侯森森们又爱又恨，这个人物同样有其原型，是一位年龄我不足四岁、辈分却高我一等的“小姑”。她很漂亮，身体也好，后来考取了外省的一所体育学校，成为一名射箭选手，取得过不错的成绩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既是我们这帮“小屁孩”的保护伞，又是经常管教我们的“事儿妈”，这种爱恨交加的情感在陆小樱身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。

记者：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经典文学的影子，比如“四大名著”：老金给自己的八哥取名为“宝玉”，阅读小组里的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，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”的故事，以及由《西游记》生发出的“想取真经、必经磨难”的道理。此外，还出现了外国文学经典《基督山伯爵》。您是有意识地将经典文学元素穿插进儿童文学作品的吗？

周敏：上述经典元素的加入，一方面是想让小读者能通过作品，与名著建立某种链接，进而产生阅读兴趣，另一方面，这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



过程。比如，在老刀首次亮相的场面中，刚刚写他扣着一个眼罩的细节，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那位“拔矢啖睛”的狠角色——夏侯惇。当年，《三国演义》的连环画十分流行，在传阅过程中，大家对这个情节印象很深，把老刀和他联系起来，对烘托人物的整体气质很有帮助，也能增加情节的趣味性。至于“风雪山神庙”，则完全是去会贤堂旧址实地考察时的“触景生情”，那扇破败不堪的大门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林教头当时所处的艰苦环境。

记者：在这部作品中，成人可以看到成人的世界，小孩可以看到小孩的世界，当两个世界重叠起来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，只是观察它的视角不同。您认为儿童文学作品有别于成人文学作品最主要的地方是什么？在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，您秉持怎么样的文学理念？

周敏：正所谓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，观察角度不同，世界呈现出的样貌就会不同。成人和儿童这两个群体之间会有差别，在同一群体中，不同的个体之间也不可能对世界有一模一样的理解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每个人都活在“自己的世界”。具体到这部小说，每位读者都有自己的欣赏角度、自己的理解、自己的收获。小朋友们，可能会被某段搞笑的描述逗得前仰后合；大朋友们，可能会为表哥“走背字儿”而扼腕叹息；老朋友们，则可能会为刀爷心中那份沉甸甸的战友情感动落泪……

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文学作品在

本质上不应有太大的差别。或者说，和成人文学作品相比，它的受众面更广——因为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阅读。

记者：这部小说中丰沛的细节描写让人物和情节充满画面感，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的亲情、爱情、友情都被呈现出来，表现得或直白或隐晦，但都真挚而动人。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，哪些情节令您印象深刻？

周敏：“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”我想，《胡同也有小时候》的每一位读者，都有自己最喜爱的人物和情节。我曾经在本书的后记当中提到，整个稿件的数次修改过程里面，书中的某些桥段给我带来与众不同的温暖和感动。

这部小说确实有很多充满画面感、可以触发读者情感共鸣的细节描写，老刀与大姑“久别重逢”的场面是其中之一。二人虽均已年过半百，早不是当年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，但仍然用儿时的“昵称”相互呼唤，这种强烈的反差感，让作为旁观者的侯森森产生出一种“恍惚之感”。在这一刻，时空似乎发生了交错、重叠，在匆匆流逝的岁月长河中，深藏在他们心中最纯粹、最美好的情感正努力挣脱束缚，勇敢地浮出水面。

但从“大胡子”口中得知小叶子已经“不在”的噩耗之后，侯森森遭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“情感重击”，他的痛苦与失落可想而知。老刀对这位爱徒的安慰，体现出一位“过来人”的从容、理性。可是，当他提起自己失去的那些战友时，一句看似平常的“他们没离开过我，都在心里呢，都在这儿装着呢”，饱含着这位老者成色十足的深沉情感，让人不禁为之动容。

类似的情节还有很多，“阿郎的离去”“表哥的沉思”，都足以引发有心人的感慨和思索。身为作者，我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美好的情感体验。

记者：您心目中理想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什么样的？您对您未来的创作有什么要求和期待？

周敏：如果举例的话，《夏洛的网》是我最欣赏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，美好、纯粹、构思精巧有趣、节奏紧凑明快，以恰当的方式探讨了友情、生死等重大主题，具有打动人心、引人思考的力量。

我希望今后的创作水平能持续进步，写出更多让广大读者朋友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。同时，我也期待师长和朋友们像以往那样支持我、鼓励我，并对我的作品提出宝贵意见，帮助我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收获成长。

用“连连看”的方式让孩子理解陌生事物

——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慈琪

□王泓焯

王泓焯：您的获奖作品《外婆变成了麻猫》具有奇幻的想象、细腻的情感和独特的叙事，语言上兼具童真童趣与诗意质感。这种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？您如何把握语言的“儿童化”尺度，使其既符合儿童的语言习惯又不失文学性？

慈琪：写童话时，我更专注于故事情节，一般不会过多考虑用词，只要把故事讲清楚，怎么顺怎么写。写童话诗时则不太一样，语句之间既要跳跃又要联结，要准确，要新鲜，没有太多长篇大论铺垫的空间，必须尽可能用简略的句子描写情境，用准确的词语还原感受。这种在童话创作中积累的语感，或许对我的童话创作产生了潜在的影响，也正好符合儿童直白的语言习惯。

“儿童化”的尺度取决于读者年龄。创作幼儿文学时更不易把握，而像“麻猫”这种自由创作的童话，我预设它的读者在9岁左右，这个年纪的孩子不需要太过迁就，也不需要过多地考虑语言尺度。我可以自顾自地写完整个故事，再回过头看哪里可能会被孩子抱怨“看不懂”，然后再来调整。

小时候的我非常喜欢各种语言类节目和流行音乐，它们的语言风格简短跳跃，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，那时我或许没能完全理解作品的全部含义，但领会的那部分已经给予我无限的乐趣。它们面向大众而非专属儿童，却有相当一部分符合儿童的需求：新鲜的趣味、纯粹的关切、持续的困惑、热烈的希望——孩子们降临人间的头些年里，四处寻找和选择合适的话、喜爱的语句和故事，一旦找到了，就可以表达，就可以沟通，就可以赞美。一切文艺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，即协助读者用多样化的表达方式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。

王泓焯：“外婆变猫”的核心设定极具想象力，而荔枝山、仙婆、会说话的动物等元素更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奇幻世界。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是什么？

慈琪：荔枝山和仙婆的传说属于岭南。我在广州生活了12年，多少得带点儿纪念走。再说说为什么“外婆变成了麻猫”：五六年前，我在学校里领养了一对流浪猫母子。它俩是

常见于两广地区的麻猫，身上没有明显花纹。猫儿子两个月就被收编，觉得自己是人，性格活泼四处交际；猫妈深知人世险恶，被领养后仍然十分警惕，从不与人交心。

外婆生病后在我家住了一年，状态好时去找猫玩，状态不好时和刚来我家的猫妈很像，每天团团、灰扑扑、皱巴巴地坐在沙发上，充满怀疑地打量这个“陌生环境”，这个“不属于她”的家。有时我贸然伸手去抚摸她，她吓一跳，咄一下打掉我的手。我顿时产生恍惚的熟悉感：贸然伸手摸猫时，经常挨这种巴掌呢。

猫会用攻击来自保，外婆也是。猫不小心跑出家门就很难找回来，外婆也是。猫心情好时能与我鸡同鸭讲地扯会儿闲篇，外婆也是。所以我把她们放进同一个故事。

王泓焯：作品涉及失忆、衰老等沉重的主题，您如何把握儿童文学中“残酷”与“温柔”的平衡？

慈琪：其实没有刻意去把握平衡。小时候我养过几种植物鱼虫、松鼠蜗牛。每当我想到动物寿命短，还可能因为无法沟通、照顾不周而意外丧生，想到它们的柔软可爱，想到种种可怕的未来，顿时哽咽，进一步想到家人和朋友也会有分别的那一天，不禁在被子里哭出声。自此，我察觉残酷和温柔相伴相生，与亲友、动物在一起时有多快乐，被迫分离和骤然发生变故时就有多痛苦。沉浸在温情的快乐中，往往会让人感到悲伤，进入一种尚未来临却已提前撕裂的预痛期。这种难过会持续很久，时不时跑出来扎一下人。

从那时起，我下定决心好好照顾手头活着的小动物，让它们的那一天都喜悦或平静，等到分离真正来临的那天，心里反而不会那么悲伤，只剩下平静的告别。它们在世间度过了一段充满温情的开心时光，这就够了。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的，不管是对人、对其他生灵还是对这个世界，都要珍惜温柔，直面残酷。

王泓焯：您在创作手记中提到这本书源于对“比死亡更复杂漫长的状态”的思考，能否具体谈谈现实中是否有某个人或某件事，成为您塑造“猫外婆”这一形象的直接灵感来源？



《外婆变成了麻猫》，慈琪著，明天出版社，2023年5月

慈琪：如前所述，我的外婆的确生病了。这种常见又荒诞的病让她忘记了家人、时间、自理能力和社会规则，独自生活在一个小世界里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个小世界并不是封闭的，她从拒绝过我的“入境”，可我很少能够找到入口。偶尔摸到门槛时，会发现她独自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望着我如望着童年伙伴，与“我”亲热攀谈；或是去了二维世界，花好几分钟试图捡起地面上的菱形花纹。她的生活经历、生命元素、认知和逻辑都被打碎重组，构建出不同的奇幻世界，我无法窥见全貌，只能先用我与她的共同回忆搭建一个故事，再将这荒诞而真实的一切融入其中。

有人说童话不该聊这些事，太消极、太无望、太难理解了。但它们的确实存在于孩子的世界，的确发生在许多孩子所爱的人身上，并非“长大以后才知道的事”。如果孩子已经开始好奇、担心和发问，拖延和避而不谈就不是什么好主意。除了“猫外婆”，我还写过《帮不上忙的兔

奶奶》和《外婆过了保修期》两个短篇童话，都是关于不可抗拒的衰老和无法治愈的疾病，都是比死亡更复杂漫长的状态。这些故事，就是我为孩子给出的回答。

王泓焯：故事里有许多“煎糕时麻猫溜进锅里”“荔枝树上的树洞陷阱”等充满童真的情节和描述，您在创作时是如何将日常生活细节与奇幻想象结合，让儿童读者既能产生共鸣又觉得新奇有趣的？

慈琪：这个故事从患者家属加孩子的角度叙述，但读者可能没接触过或不太了解阿尔茨海默症，可能没见过荔枝树，可能没养过猫，怎么讲明白，确实是个问题。有很多方式可以用来描述读者不熟悉的事物，我习惯的是“连连看”和“找不同”：将不同物类的类似表现和相反表现进行联结，让孩子们通过他们熟悉的事物和感受，想象陌生的事物和感受——学过汉字的孩子应该都能迅速想象



慈 琪

出故事里“弯钩钩巷”的形状。连对了，找对了，孩子们就能很轻易地理解陌生事物，不需要额外解释。

从小到大，我都觉得“在世界万物之间玩连连看和找不同”十分有趣。我相信自己小时候的审美，也相信这么写一定有其他孩子喜欢。

王泓焯：这次获奖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？

慈琪：历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获奖书目里，有很多都是我小时候念念不忘的故事，如《岩石里的小蝌蚪》《扣子老三》《阿城的龟》《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》等，这些本土原创作品对我的生命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也许这次获奖能让更多孩子跑来找我聊天，从写作聊到阅读，我可以趁机跟他们说说我看过的故事，让当初打动过我的力量打动一些更小的孩子；也许他们会把我的故事和那些好故事一起搁在枕边，让麻猫和蝌蚪、扣子、龟和老鼠一起玩。这样的故事聚会，想想就很高兴。